

藏书

曾绍敏 刘章霖 张诚毅



辛亥革命四川三大将军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3

87
K823.3
30

辛亥革命四川三大将军传

曾绍敏 刘章霖 张诚毅 编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43750

责任编辑：张 力 吴康零

封面设计：刘威理

扉页题字：赵蕴玉

164

辛亥革命四川三大将军传

曾绍敏 刘章霖 张诚毅 编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灌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5 插页6 字数123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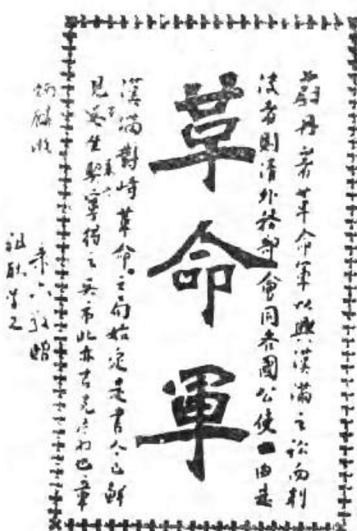
1986年6月第1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

书号：11316·45 定价：0.9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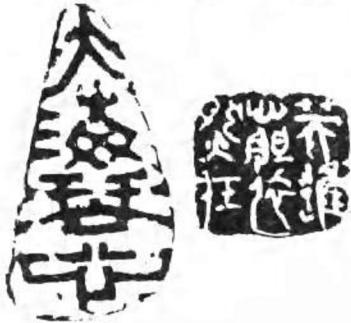
鄧容大將軍像



《革命軍》封面
上有章太炎題字



邹容篆刻的印章



英雄心胆依然在

大海琴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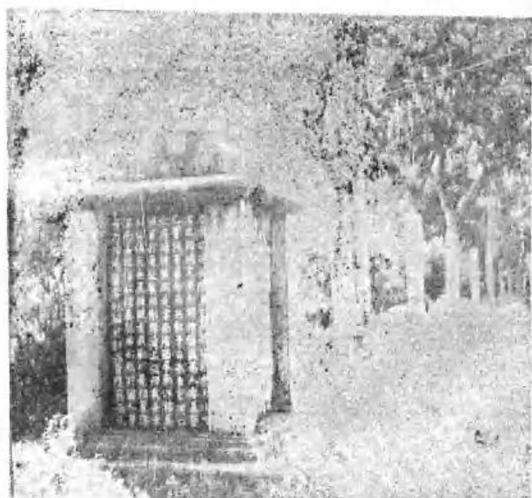
←在日本留学时的邹容

治天志士是不墮政权之手，
舍金水奉不某不闻，而收
全蜀时未变威武，相与相
渝，人无生致，其非伟人，莫
能也。平数此，比宋老夫子所
云，三说详焉。尤甚者，
又因兴除，他政往放，而告
辞，此再拜，敢献于列国。
生卒流俗，陛下之所知，故
不系限也。斯之谓德，只知
生卒，其生卒，是一蔽耳。
今姑海山丈，盖后儒
取神旨，武王立祖，故有
其风，貌堂之因附，固佳
而不失，所以多闻，志之有持。
不近，须必有处，而山丈不言。
张籍三日，你事问，故
外知，不共通，王孙如归。
壬辰年仲夏，邹容书。

邹容致中与蔡寅书手迹



喻培伦大将军像



喻培伦烈士衣冠冢及墓表 (广州黄花岗)

李先栋 摄



喻培伦《自题小像》。一九〇七年二十一岁生日摄于日本。



喻培伦《家书》手迹。



彭家珍大将军像



彭家珍遗体被良弼死党从坟中掘出时拍摄的照片。因天寒地冻，烈士牺牲二十余日，遗体如生。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参加彭家珍及因谋炸袁世凯而牺牲的黄芝萌、张先培、杨禹昌烈士迁葬仪式时的照片。



毛泽东主席签发
的彭家珍烈士家属
光荣纪念证。

孙中山大总统祭蜀中

死义诸烈士文

维民国纪元之二月二十有二日，蜀都人士以民国新成，大功底定，乃为其乡先烈开追悼大会于新京，以慰忠魂。文既获与斯盛，谨以莞辞致祭于诸烈士之灵曰：

呜呼！昔在虏清，恣淫肆虐，天厌其德，豪俊奋发，共谋倾圮，以清禹域。惟蜀有才，奇瑰磊落，自邹迄彭，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允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导江千岳，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微屹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羨，魂兮归来，瞑目九原。呜呼哀哉！尚飨。

《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二号

（南京一九一二年二月廿五日）

注：此次追悼会由在南京的川籍同盟会党人发起。据《国民报》民国元年三月十八日第一张第二页报导；追悼会址设在驻南京的蜀军参谋处，到会者千人。孙大总统及各部总、次长，各军长、司命长均莅会。除孙大总统致祭外，各部总次长及各军师长、司命长，所赠挽联甚多。列入被追悼烈士名单的，有邹容、喻培伦、彭家珍等五十人。

孙中山大总统令陆军部 抚恤邹谢喻彭四烈士文

顷据川人黄复生等呈称：“四川前后起义死难者甚众，以邹容、谢奉琦、喻培伦、彭家珍四烈士功绩最为卓著，请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并请崇祀忠烈”等因前来。案查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喻培伦则阐明利器，以充发难军实；彭家珍则歼除大憝，以收统一速效。所请赐恤崇祀各节，着即照准。惟谢奉琦丙午在蜀运动起义，组织各县机关等因，虽其功在民国不小，究与邹、喻、彭三烈士之功略有区别。着改照陆军左将军阵亡例赐恤，仍准崇祀忠烈祠，以慰忠魂，而垂不朽。除批示外，合行令仰该部知照，原呈并发。此令。

临时政府公报第五十一号
(南京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前　　言

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的时候，居住在台湾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无不以崇敬的心情，怀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四川三大将军——邹容、喻培伦、彭家珍。

一九一一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当广大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换取廉价共和，竟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开始了议和谈判。眼看革命胜利果实将落入袁世凯的手中，许多革命党人抚今思昔，感到革命理想并未实现，内心非常痛苦。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由在南京的川籍革命党人发起，召开了一次四川革命烈士追悼大会，告慰忠魂，寄托哀思。孙中山先生亲临追悼大会，并在他致奠的祭文中说：“惟蜀有材，奇瑰磊落；自邹迄彭，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①会后，孙中山以南京临时政

①《孙中山大总统祭蜀中死义诸烈士文》。

府大总统的名义，签署了一道命令，追赠邹容、喻培伦、彭家珍为大将军，以表彰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建树的丰功伟绩。从此，三大将军的英名载入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史册。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一八八五年出生在四川巴县，十六岁离开四川，一九〇五年四月瘐死上海租界狱中，时年二十岁；黄花岗著名烈士喻培伦，一八八六年出生在四川内江，十九岁留学日本，一九一一年在广州就义，时年二十五岁；歼除大慈的孤胆英雄彭家珍，一八八八年出生在四川金堂，二十一岁离开四川，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北京牺牲，时年二十三岁。三大将军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四川度过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巴山蜀水是哺育三大将军成长的摇篮。

自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魔爪进一步伸进四川；清王朝投降媚外，政治腐败不堪，对四川人民的掠夺日益加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四川人民，掀起了此伏彼起的救亡图存斗争。深重的民族危机，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波翻浪涌的群众武装起义，撞击着邹容、喻培伦、彭家珍年幼的心灵，陶冶了他们关心国事、不满现状的品格，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耳闻目睹了戊戌变法的流产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失败，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单纯的农民战争拯救不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先进分子探索的新课题。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为邹容、喻培伦、彭家珍探索救国救民的断路开辟了前景。当他

们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以后，便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奔走呼号，慷慨捐躯。因此，他们献身的事业和铸造的丰碑，远远超出了四川的范围。他们不仅是四川人民的优秀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是全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大将军的一生，闪烁着爱国主义的灿烂光辉。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鲸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国难当头，志士奋起。在辛亥革命的酝酿阶段，邹容愤而写作《革命军》，“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有如一支嘹亮的革命号角，响彻神州大地；在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喻培伦争赴国难，与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掷出了一颗颗震撼“洋人小朝廷”的炸弹；在清王朝垂死挣扎的关键时刻，彭家珍愤恨满奴汉奸的卖国行为，勇炸宗社党头子良弼，以收统一之速效。不屈的爱国意志，忠贞的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的国魂。三大将军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披肝沥胆，谱写了一曲曲催人奋进的爱国主义乐章。

三大将军的一生，洋溢着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时代赋予革命者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三大将军以天下为己任，把个人得失、荣辱、生死置之度外。邹容写出了搏虎屠龙的《革命军》，而自己却甘作一名“马前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7页。

卒”；“苏报案”发生时，他本可逃避中外反动派的追捕，但他却毅然步入上海租界巡捕房，在法庭上与敌人唇枪舌战；他虽身陷囹圄，受尽折磨，仍梦寐以求带领革命大军，扫除天下妖氛。喻培伦为革命研制炸弹，试验时屡被炸伤，断指废臂，但革命志气毫不衰退；广州起义时，革命党人因他体弱手残，又有制造炸弹的学术专长，应留备国家非常之用，劝他不必直接参加战斗，但他早已下定必死决心，谢绝了战友们的关心，他说：“学固不能灭，非我死事蔑焉之”，起义开始后，他胸前挂满一筐炸弹，身赴前敌，直捣督署，终因寡不敌众，身被数创，弹尽力竭，为敌所俘；临刑时，他慷慨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彭家珍不避艰险，隐姓埋名，神出鬼没地战斗在敌人心脏，为国忘家忘我，一切为了共和；父亲催他回家完婚，他却回信说：“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耶！”为早日结束封建帝制，他舍身谋炸良弼。他在遗嘱中写道：“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并谆谆嘱咐革命党人努力奋斗，“期达目的而后已”。强大的动力，来自崇高的理想；崇高的理想，成就不朽的业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三大将军为理想而奋斗，百折不挠，拼洒热血，终于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三大将军的一生，贯穿着不断探索的进取精神。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是当时最进步最闪光的思想。邹容、喻培伦、彭家珍生活的岁月虽然短暂，但他们的思想境界却能动地发生了两次质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由从小接受忠孝节义的封建正统思想飞跃到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第二次飞跃，是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飞

都到献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两次飞跃的产生，除了客观因素之外，是与他们一生勤奋好学、勇于实践、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分不开的。邹容冲破重重阻力，自费留学日本。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著述，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为尔后写作《革命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喻培伦在日本“尽日穿夜，乐学而无倦”，“每日克勤，未敢漫游度日”。他深知“革命非徒恃鼓吹者所能奏功，乃专心究炸弹学”。①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发明了一种既安全又威力强大的炸弹，被革命党人赞誉为“炸弹大王”；彭家珍毅然背弃“兴复”家业的旧路，勇于同父亲的维新思想决裂。他不懈地学习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在实践中迅速掌握了一整套从事秘密革命工作的斗争艺术，最后“收功弹丸”。②三大将军一生执著追求真理，勇于实践，不断进击，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把火红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们是时代的骄子，是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自辛亥革命以来，三大将军的英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颂，鼓舞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奋勇前进。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的今天，将邹容、喻培伦、彭家珍三传合为一书出版，对帮助青少年学习中国近代史，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增强为四化而开拓进取的使命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具有极大裨益的。

当然，三大将军毕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

①《川人黄复生等呈请优恤邹谢喻彭四烈士文》

②《孙中山祭全国革命死义诸烈士文》

阶级革命家。他们身上免不了带有阶级和时代的烙印。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他们。翻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三大将军作出全面而公正的评价，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本书既吸收了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包括三位作者长期辛勤耕耘所得。因此，《辛亥革命四川三大将军传》的出版，将为我国百花盛开的史学园地增添一分春色。

吴康零

一九八六年一月